

「美吉姆·布契」
(JIM BUTCHER)
蒋镜明——译 著

FOOL MOON

愚人之月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巫师探神

愚人之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愚人之月 / (美) 布契 (Butcher, J.) 著; 蒋镜明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8

(巫师神探: 2)

ISBN978-7-5039-4670-7

I. ①愚… II. ①布… ②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66661号

愚人之月

著 者	[美] 吉姆·布契
译 者	蒋镜明
责任编辑	周进生
装帧设计	马顾本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190千字
书 号	ISBN978-7-5039-4670-7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巫师神探

《血魔法之罪》剧情回顾

哈利·德累斯顿是行中高手。当芝加哥警察局有案子需要超凡能力时，就会找上哈利。但是，当警察局向哈利征询一件恐怖的黑魔法双料凶杀案时，哈利满眼金光。现在这位黑法师知道了哈利的名字，事情开始变得有趣起来……

第一章

我未曾仔细注意月亮的盈亏，所以当有个年轻女人来到麦凯利酒吧，坐在我对面，要我告诉她一些会让她送命的事情时，我并不晓得隔天晚上便是满月。

“不行，”我说，“门儿都没有。”我把那张纸折了起来，然后从光滑的橡木桌面上推给她，那张纸上面画了像是蜘蛛网似的三个同心圆。

金柏莉·迪兰妮对我蹙着眉，并把落在前额上的那些乌黑、闪亮的秀发往后梳。她是个高个头的女人，胸部丰满，脸蛋可爱，有古典美。她那白皙、漂亮的肌肤以及圆滑的下巴很适合微笑。不过她现在可没笑。

“噢，拜托啦，哈利，”她告诉我。“你是芝加哥唯一执业中的专业巫师，也只有你可以帮我了。”她从桌子对面向我靠了过来，眼神相当执著。“我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些符号的数据，本地的魔法同好会也没人认得出来。我唯一听说过的正牌巫师就是你，更不用说认识的了。我只是想学习一些其他的知识。”

“不行，”我告诉她，“你不会想要知道的。拜托你忘了这些圆圈，关心别的事情吧。”

“可是——”

麦克在酒吧后头挥手吸引我注意，然后把几盘热腾腾的餐点甩到弯曲、光滑的橡木吧台上。他还摆上了几瓶自己酿造的黑啤酒，我已经垂涎三尺。

我的胃发出不快的声响，它和我的荷包一样空空如也。我今晚不可能付得起晚餐的钱，除非金柏莉请我一顿，但这样我就得在吃饭时告诉她一些事情。一顿牛排大餐比我平常的咨询费还便宜，但和她一起吃饭很愉快，她还曾是我的学徒。我知道她没什么钱，但我更穷。

虽然我已经饥肠辘辘，但我并没有立即起身去端菜（麦凯利火烤两吃酒吧里没有任何服务生。根据麦克的说法，要是你没有办法站起来把自己的菜端走，那你最好换一家餐厅）。我环顾室内片刻，这里头有超低的天花板和慵懒地旋转着的电扇；十三根镌刻了的木柱以及十三扇窗，还有十三张毫无章法乱摆的桌子，都能影响各式魔法。饥饿（用其他字眼来形容的话：脾气乖戾）的巫师身边有时会围绕着一一些魔法效应，这些桌子也可用来吸收并干扰这些残留的灵气。在这个不信魔法的城市里，麦凯利是座避风港。来此用餐的人多如牛毛。

“哈利，说真的，”金柏莉说，“我保证不会胡搞的，也不会拿它来召唤或是束缚别人。只是学术上的兴趣，有件事已经困扰我好一阵子了。”她靠了过来，将手放在我的双手上，望着我的脸，却不看我的双眼；这是少数非魔法使用者也能学会的伎俩。她咧嘴而笑，脸颊上出现深深的酒窝。

我的胃又在狂吠了，我瞥了一眼吧台上的餐点，正向我招着

手。“你确定？”我问她。“你问这问题只是想了解些皮毛？不会拿来干什么别的勾当？”

“我发誓。”她一面说，一面立了誓。

我皱着眉头，“真伤脑筋……”

她对我大笑，“噢，拜托啦，哈利，又不是什么大事。这样吧，如果你真的不想告诉我，那就算了，我还是会请你吃饭的。我知道你最近很缺钱，我是指从今年春天那档事之后。”

我垮着脸，不过不是冲着金柏莉。我主要的衣食父母是凯琳·玛菲，芝加哥市警局特殊调查小组的组长，她已经至少一个月没和我联络，没给我咨询的工作。这并不是金柏莉的错。过去几年来，我靠着当特殊调查小组的顾问维持绝大多数的生活开支。但今年春天发生了一桩闹剧，有位黑巫师掀起了帮派大战，希望能掌握芝加哥的毒品交易市场。从该事件后，我在特殊调查小组的工作量就变少了——相对也让我的收入减少。

我不晓得为何玛菲没像以前那样常和我联络。我已经作了些推测，但还没机会面对她证实这一切。也许和我所做的事无关，搞不好是怪物正在闹罢工。

重点是我现在手头很紧。我已经连吃太多个星期的泡面，麦克端上来的牛排就算从房间另一头闻起来都仍像是天堂。我的肚子又在抗议了，被烤肉激起了最原始的食欲，发出咕啦声。

但我不能没给金柏莉她所需要的数据，便径自吃将起来。倒不是说我从没赖过账，是我没对人类赖过账——而且我绝对不会对仰慕我的人赖账。

有时候我还真恨自己有良心，以及蠢到无可救药的荣誉感。

“好啦，好啦，”我叹口气道，“先让我吃饭，我会告诉你我知道的部分。”

金柏莉浑圆的脸颊又露出了酒窝，“太感谢了，哈利，这对我意义重大。”

“是，是。”我对她说道，同时起身在木柱和桌子等物体间迂回着朝向吧台走去。麦凯利里的客人要比平时的晚上要多，虽然麦克很少笑，但他展现出满足的神情，表示他很高兴有这么多的客人。我有点孩子气地把盘子和酒瓶一把抓走。当你自己的事业开始走下坡时，便很难对朋友的发达感到欣喜。

我拿起餐点——牛排、马铃薯和四季豆，回到桌子旁并再度坐下，把金柏莉的餐盘放在她面前。我们吃了一会儿东西，我闷闷不乐，她则是大快朵颐。

“好吧，”金柏莉终于说道，“你知道有关这符号的哪些事？”她用叉子指着那张纸。

我囫囵吞下了食物，啜了一口佳酿，再把那张纸拿起来。

“好吧。这是高等魔法的图形。其实总共有三道，每一道都在另一道之内，就像是一层又一层的墙壁。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魔法圆吧？”

金柏莉点头，“可以禁止任何东西进出。魔法圆大部分是作用在魔法能量或幻界的生物上，凡间的生物可以跨越圆环并且打破它。”

“说对了，”我说，“那就是最外圈的符号，是一道对付灵物和魔法力量的屏障。这里，这里和这里的符号就是关键所在。”我指出可疑的曲线。

金柏莉点头的样子很热切，“我了解外面这一圈，接下来呢？”

“第二圈比较像是针对凡间肉体的法术屏障。如果你只用圆环型的符号就不会产生作用，你还需要别的东西，石头、宝石或类似的东西，摆在线条之间。”我又咬了一口牛排。

金柏莉对着那张纸蹙眉，然后又朝着我蹙眉。“那这又有什么用？”

“一道隐形的墙，”我告诉她，“很像是道砖墙。灵体和魔法可以直接穿越，但凡间肉体则不行。无论是丢石块、开枪或任何具有实际形体的东西都无法穿越。”

“我了解了，”她兴奋道，“好像是一道力场。”

我颌首，“类似那样的东西。”

她的脸颊因激动而鼓了起来，双眼闪闪发光。“我就知道。那最后一个圆圈呢？”

我斜睨着最内圈的环形符号，眉头深锁。“这是个错误。”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个圆圈令人费解，它根本没有任何用处。你确定没抄错吗？”

金柏莉噘着嘴表示不服气，“我确定，我很确定，我很小心心的。”

我端详着她好一阵子，“如果我没看错那符号，那是第三道墙，是造来压制住肉体 and 灵体的生物。并不是针对凡体或灵体，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她皱着眉，“有哪种生物是像这样的？”

我耸耸肩。“没有。”我说。公开来说的话，这是事实。圣白议会并不允许巫师谈论能被召唤到凡间的恶魔，以及能自生血肉的灵体生物。一般来说，除了最具威力的恶魔或是幻界最古老灵物外，一道灵体圆便足以克制住所有东西。但这第三道环则可拦阻能够突破这些疆界的东西，用来拘禁半人半神的恶魔或大天使。

金柏莉不采信我的答案，“哈利，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造出这样的魔法圆，却无法牵制任何东西？”

我耸了耸肩，“人类所做的事并不是都符合理性和理智的，就像这样。”

她的眼睛骨碌碌看着我，“拜托，哈利，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对我不用留一手。”

“至于你，”我告诉她，“并不需要知道第三道圆圈是用来关住什么样的东西。你不会想要知道的，相信我。”

她瞪视我良久，接着啜了一口啤酒并耸肩道：“好吧。魔法圆一定要灌注力量，对不对？你必须要知道如何将它们打开，像电灯那样？”

“当然了，类似那样。”

“那我们要怎样打开这东西？”

我同样瞪着她看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哈利？”她问。

“你也不需要知道这回事，学术兴趣与这绝对无关。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金柏莉，但是请放弃吧。忘了它，在你受到伤害前收手。”

“哈利，我不是——”

“得了吧，”我告诉她，“你已经坐在老虎的笼子上，金柏莉。”我的手指用力戳着那张纸以示强调，“如果你不是想在老虎的头上拍苍蝇，就不需要知道。”

她的双眼闪着光芒，然后抬起了下巴。“你觉得我不够强。”

“讨论你的力量于事无补，”我说，“你没有受过训练，没有相关知识。我不会要求一个小学生坐下来解答大学的微积分问题，所以我也不会对你做出同样的要求。”我靠向前，“要玩这种东西，你了解得还不够透彻，金柏莉。就算你有，就算你有办法成为完全出师的巫师，我还是会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要是你搞砸了，会令许多人受到伤害。”

“就算我打算轻举妄动，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哈利。”她的眼睛闪着怒火。“你没资格替我做选择。”

“不行，”我告诉她，“我有责任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我把纸卷在手中并捏成一团，然后丢到一旁的地上。她把叉子戳进一块牛排里，一项直接而深表敌意的举动。“金柏莉，这样子吧，”我说，“再过一段时间。等你更成熟，有更多的经验……”

“你可没比我老到哪儿去。”金柏莉说。

我不自在地在椅子上变换坐姿，“我受过很多的训练，而且从很年轻时就开始了。”我自己的魔法能力远超过我的年龄和我所受的教育，但这并不是我想要探讨的主题，因此我试着转移话题。

“今年秋天的募款行动进行得如何？”

“那不是募款行动。”她说道。她疲倦地坐回座位上。“我已经厌倦了从人们身上挖钱来拯救这个被他们所毒害的星球，或是挽救他们所残杀的动物。我厌倦了为了再也没人相信的理由写信或示

威。”她揉了揉双眼，“我只是累了。”

“金柏莉，这样子吧，试着休息一阵子。还有，拜托你别乱玩那魔法圆，答应我。”

她把餐巾丢下，在桌上留了一些钱，然后站起身。“用餐愉快，哈利，”她说，“相当感谢你一个字都不透露。”

我也站了起来。“金柏莉，”我说，“等一下。”

但她不理睬我，大步向门口走去，裙摆随着长发飘逸，勾勒出曼妙而如雕像般的轮廓。我可以感受到愤怒在她心中翻搅。有台电扇在她从下方走过时便剧烈抖动，接着喷出一股黑烟后便戛然而止。她快步奔上短阶梯，离开了酒吧，将门在她身后用力甩上。大伙儿看着她离开，再回头看着我，脸上充满着各种猜疑。

我坐回椅子上，神情沮丧。真是糟糕，金柏莉是我教过的人里面，经历过发掘魔法天分这个困难阶段的人之一。对她有所保留让我觉得很正常，但她是在玩火。我不能让她这么做。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她不受这类事情的伤害，除非她已彻底理解这些事物有多危险。

姑且不论圣白议会对一个非巫师人士玩弄这种大召唤魔法圆会有什么想法，圣白议会不可能放任这种事情发生。他们会立即行事，非常果决，而且在行事时对于生命和人身安全可不怎么在意。

我做了正确的事。不让金柏莉得到这类数据是正确的决定。我保护她不遭到危险，而她自己不会、也无法意识到这种危险。

我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即便她相信我会把答案告诉她，就像我以前所做的那样，教导她克制，并控制住她那还算不错的魔法天赋。即便她相信我会提供她所需要的答案，引导她走过黑暗。

我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真糟糕。

我的胃翻腾了一下，我无法继续吃麦克的鲜美餐点，无论是不是牛排。我不觉得自己够格吃这顿晚餐。

当门又打开时，我正啜饮着啤酒，思考这些悲伤的事情。我并没有抬起头，而是埋首沉思着，这是各地巫师一个有名的消遣。接着一个身影笼罩着我。

“坐在这里嘟着嘴，”玛菲道。她俯身靠了过来，不经意地抬起我才丢到一旁的纸团，并塞到外套口袋里，而不是让那纸团杂乱无章躺在地板上。“还真的是很不像你啊，哈利。”

我向上瞥了玛菲一眼。我不必太仔细观察。凯琳·玛菲只不过五尺高，她把金色的头发剪了，长度大约及肩或更短些，前面的头发还比后面要长一点，有朋克的感觉，配上她那高翘的鼻子和那双蓝眼，看起来相当动人。她那符合目前天气的穿着必定也是她的居家穿着：暗色的牛仔褲、法兰绒衬衫、登山鞋和樵夫式的厚重外套。她把警徽戴在腰带上。

玛菲长得非常可爱，她是个拥有合气道黑带的成熟女子，还得过几次芝加哥市警局的神射手奖章。她是个真正的练家子，一路辛辛苦苦往上爬才获得实至名归的队长阶级。她一路上树敌不少，其中一个敌人后来还处心积虑让她调到特殊调查小组。

“嗨，玛菲，”我告诉她。我灌下一大口啤酒后说，“好久，不见了。”我设法让声音保持平静，但我十分确定她听得出我口中的怒气。

“哈利，是这样的——”

“你看到《论坛报》的社论了吗？就是指责你浪费城市的公共财物，去雇佣一个‘名叫哈利·德累斯顿的江湖术士’的那篇？我想你一定是看过了，因为打从它注销来后，你就再也没和我联络了。”

她按摩着自己的鼻梁，“我没时间陪你打哈哈。”

我不理会她，“我可不是在怪你。我的意思是，在芝加哥，相信魔法或巫师的好纳税人并不多。当然了，也没有多少人看过你所经历过的事。你知道的，就是我们以前一起解决的那档事，或者说我救了你命的那档事。”

她的眼睛眯成了一团，“我需要你，我们有个状况。”

“你需要我？我们有一个多月没讲过话了，你现在突然间又需要我了？我有间办公室，一部电话，应有尽有。队长大人，你不需要在我吃晚饭时杀到这里来吧？”

“我会告诉凶手，下回一定要在上班时间行凶，”玛菲道，“但我需要你先帮我找到他。”

我坐直了身子，皱着眉。“有凶杀案？是有关我的领域吗？”

玛菲硬是对我撑出个笑容，“我希望你没什么要事。”

我感觉下颌有些僵硬，“没有，我准备好了。”我站了起来。

“好吧，”她一面说，一面转身走开。“我们可以走了吧？”

第二章

玛菲不肯坐我的蓝金龟，就是我那辆老旧的福斯金龟车。

那辆金龟车其实不是蓝色的，至少不全是蓝色的。其中一扇门被换上了一模一样的绿色门，另一扇门是白的，原来的那扇被某种有爪的东西撕碎了。引擎盖被火烧焦，我的技师迈可换上了从一辆红色车子上拆下来的引擎盖。重点是这辆金龟车还能跑，虽然它跑得不是很快，但我对这辆车很满意。迈可表示福斯的金龟车是全世界最容易修理的汽车，也就是我开的这辆。他让这辆车十天内有八九天能跑，真是神迹。

科技有在巫师周遭停摆的倾向——打开电灯开关时，灯泡会适时烧掉。路过街灯时，它会挑这个时候摇曳个几下然后熄灭。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故障，包括汽车。

我不认为玛菲拿她的交通工具来冒险会有什么道理，明明就可以用我的车嘛，但她说她宁可赌赌看。

她将她的钷星开上肯尼迪高速公路，再朝罗斯蒙开去，沿途都没有说话。车子继续前行，我看着她，神情尴尬。她在赶路，超车的次数太多了，我把安全带系上。幸好我们坐的不是她的摩托车。

“小玛，”我问她，“哪边失火了？”

她斜睨着我，“我要你在别人抵达之前先到现场。”

“媒体吗？”我差点要出口咒骂。

她耸耸肩，“谁都一样。”

我对她皱眉，但她不发一语——似乎一如以往。玛菲已不再跟我多说话了。我们一路上默然不语，下了肯尼迪高速公路后，公路旁有间半完工的购物中心，我们开进了它的停车场，然后走下车。

一架喷射机低空掠过，朝向西边仅数里远的奥海尔国际机场飞去。我觑眼看着那架飞机片刻，再蹙着眉望向玛菲，此时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员带我们走向被警方封锁线围住的一栋大楼。灯火通明，银白色的明月高挂在头顶上，几乎已是满月。当我行走时，映照出巨大、高瘦的身影，大衣下摆在我的腿上摆动。玛菲那较小的身影投射在我面前，我的影子在一旁矗立着。

“玛菲？”我说，“我们已经在芝加哥市界外了吗？”

“对。”玛菲简单明了说道。

“呃，那在技术上来说，我们不就离开你的管辖范围了？”

“德累斯顿，求助是不分地点的。而且最近几桩命案都发生在芝加哥，所以我们想要亲自过来看看。我已经和当地警方打过招呼，没有什么大问题。”

“几桩命案？”我说，“几桩？不止一桩命案？玛菲，讲慢一点。”

她并未放慢速度，而是带我走进一个明显正施工中的宽敞大楼，不过外面的装潢已经完工了。有些窗户还是用木板覆盖着，我一直到走近时才看到那栋大楼前门上的招牌。

“校队？”我看着招牌说道，“我以为马科今年春天时已经把

它给烧了。”

“嗯。”玛菲转过头来瞥了我一眼，“重整和重建。”

绰号绅士的约翰尼·马科是芝加哥地区的犯罪首脑，也是黑社会的老大。他把见不得光的生意都完全控制在城内，然后在市郊发展他的合法生意，比方说罗斯蒙此地。今年春天，当我在他的酒吧（也就是校队的前身）中，因为街头上出现的一种新禁药而和他对呛时，这地方整个被烧成了平地。

当那桩狗屁倒灶的事结束后，江湖上便传出说那个被干掉的药头是马孔的敌人，而我是遵照老大的要求把他摆平。我并未驳斥这项传闻。让人们说闲话要比让马孔利用事情制造争端来得简单。

大楼内的地面参差不齐，尚未完工。有人打开了几盏卤素工作灯，鲜明的白色灯光照亮了室内。到处都是干砌石墙的粉末，还有几张搭好的简易桌子，上面摆了些工人留下来的工具。塑料桶装的油漆、帆布，还有一把全新待使用的刷子摆在一边。当玛菲伸手挡住我，不让我一脚踏在前方的血迹上时，我才注意到有血。

“德累斯顿，该回神了。”她说道，语气很阴郁。

我停下脚步，往下看。血渍，一大摊的血。从我的脚边开始，长长的一道血迹仿佛像是一个溺水的人伸出的手臂，染红了布满灰尘的地板。我的视线跟着那条长长的血迹回到了血泊中，那摊血大概有将近一英寸深，中间是一团被扯烂的衣物和人肉，这八成就是尸体了。

我的胃痉挛了一下，一副威胁着要把我稍早吞下的那客牛排给吐出来的态势，但我强忍了下来。我在尸体旁绕了个圈，保持距离。我猜那具尸体是三十岁左右的男性，原本是个头高大的人，剪